

## 第一章

### 对阿拉伯文化传统的历史回顾

古今中外著名学者往往将有史以来的人类文化划为若干个文化圈，或分成若干个文化体系。在这方面，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讲得比较简单明了：“在世界上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从希腊、罗马起始的西欧文化体系。”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既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之一，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实际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这一术语包括了两个不同而密切相关的概念：即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有的学者认为“‘阿拉伯文化’亦称‘伊斯兰文化’或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名称虽不同，研究范围基本是一致的，这就是阿拔斯五百年时代的文化”。<sup>②</sup>这种提法似乎并不确切，容易引起概念混淆。因为伊斯兰文化是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的文化，而阿拉伯文化则应是说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的文化。

只是自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后，伊斯兰文化一直是阿拉伯民族的主流文化，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

季羨林主编：《东方文化史话》序，黄山书社 1987年版 第 1 页。

② 纳忠等：《继承与交融 阿拉伯文化》导言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交接叠印在一起，形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

阿拉伯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地理范畴和不同的涵义：在伊斯兰教问世前及其初创时期，阿拉伯文化是指阿拉伯半岛居民的文化；此后是指阿拉伯帝国的文化；在近现代及当代是指阿拉伯世界各国的总体文化。

## 第一节 阿拉伯文化源远流长

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自然是继承了它们各自上古时期的文化。西方文化始于希腊、罗马，“因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sup>①</sup>然而在西方，“学者们至今尚在辩论，西方文明究竟是发端于尼罗河流域呢，还是发端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沿岸的美索不达米亚”。<sup>②</sup>这是因为“古希腊、罗马文化是古希腊、罗马社会的产物，但它又是在文化发达较早的亚洲西部国家和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无论在宗教、科学、哲学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埃及、巴比伦和其他国家的影响，甚至希腊字母也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sup>③</sup>犹太教、基督教都发源于地中海东岸地区，《旧约》、《新约》合成的《圣经》对西方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由此可见，追根溯源，西方文化的源头正是在现代阿拉伯世界所在的地区内。

在四大文化体系中，无疑，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都有悠久深远的源头可寻，那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渊源何在？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23页。

② 西·内·费希尔：《中东史》（姚梓良译）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页。

③ 杨周瀚等：《欧洲文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祥地是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人的故乡。阿拉伯人是闪族人（闪米特人）的一支。世界多数学者认为阿拉伯半岛是闪族人的故乡，认为：“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和半岛四邻的居民，同出一源，后来邻族的文化日渐发展，而岛内各族仍然落后。如幼发拉底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的居民，早已文化灿然了，而被包围在高山大海之中的半岛上的居民，仍然过着游牧生活。”

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考证，由于气候变化和其他的原因，古代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每隔千年左右，周期性地向外迁徙一次，就像一个大蓄水池，池水满了就向外溢。学者们还用“浪潮”来形容这种迁徙：每次总是由少数人带头，继而有人追随，终于形成洪流。

美国学者菲利普·希提（Philip·Hitti）在其《阿拉伯通史》中说：“阿拉伯半岛可能是闪族人的摇篮，闪族在这个地方成长之后，迁移到肥沃的新月地区，后来就成为历史上的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希伯来人。说阿拉伯半岛是纯粹的闪族文化的发源地，这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的。所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本因素，以及后来发展成为闪族的各种物质，必须在这个半岛的沙土中寻找其根源。”这位学者还概述了几次半岛上闪族人向外迁徙的情况：“过剩的人口只能在半岛的西岸找出路，向北方发展，经西奈半岛的叉路而移入肥沃的尼罗河流域。公元前 3500 年前后，闪族的移居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或是取道于东非，向北迁移，然后与埃及原来的含族居民相混合，这次混合就产生了历史上的埃及人。我们的文明，有许多基本要素就是这些埃及人所发明的。”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发生了朝着同一方向的迁移，取道于半岛的东岸，向北发展，移入底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史》第一册（纳忠译），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第 3~4页。

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苏美尔人早已居住在那里，他们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苏美尔人不是闪族。这两种民族在这里混合，便构成巴比伦人。巴比伦人和埃及人共同打下了我们文明的基础。”公元前 2500 年前后，闪族的阿摩尔人移入肥沃的新月地区。阿摩尔人的组成部分，包括迦南人（即公元前 2500 年后占领叙利亚西部和巴勒斯坦的居民）和被希腊人称为腓尼基人的滨海居民。这些腓尼基人，首先把具有 22 个符号的拼音字母系统加以推广，这一发明，可以准确地称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公元前 1500 年至 1200 年之间，希伯来人移入南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阿拉马人（即叙利亚人）移入北部叙利亚，特别是科艾勒—叙利亚（coele syria）。希伯来人先于任何其他民族，以清楚的一神观念昭示全世界的人，他们的一神论，是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信仰的渊源。”<sup>①</sup>

埃及著名学者阿巴斯·阿卡德（Abbas Mahmud al-Aggad 1889 ~ 1964）曾说过：“何为阿拉伯人？这是一个远比它当今通行的名字要古老得多的民族。因为他们很可能是闪族的根，由此派生出迦勒底人、亚述人、迦南人、希伯来人和其他曾居住在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及其周围城乡和荒漠的闪族人民。”

伊拉克著名学者贾瓦德·阿里（Jawad `Ali）博士则认为“在这个半岛（指阿拉伯半岛——引者）出现过的那些民族，都是阿拉伯民族，因为他们的半岛就是阿拉伯半岛。有人说：阿拉伯半岛是闪族人的故乡。如果我们重视这一论点，并要使我们话说得科学些 或者近乎科学些 那么 我们应该摒弃‘闪族’和‘闪族人’这两

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第 10~11 页。

② 阿巴斯·阿卡德：《阿拉伯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埃及知识出版社 1946 年阿拉伯文版 第 5 页。

个词 而代之以‘阿拉伯民族’和‘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是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sup>①</sup> 据此，有些阿拉伯学者认为：“可以完全肯定地说：阿拉伯的古代文明早在两万年以前就已产生并繁荣于阿拉伯半岛。当时的半岛以其常流的江河而生机盎然——当时有两条大河贯穿阿拉伯半岛，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对半岛阿拉伯人生活史上这一古老文明时期掌握的材料还很有限。我们对其所知道的还很少。因为当时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还未出现。我们对此所知的少量知识只是来自遗留在大地上的一些文物古迹。根据发掘出来的这些地区居民留下来的文物古迹可以完全证实阿拉伯半岛的古老。从沙特阿拉伯王国自哈萨至希贾兹、自麦达因——萨利哈至纳季兰一些地区找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一些石器，从而证实了自远古以来居住在这一地区阿拉伯人祖先文明的古老。”

“这些学者还进而认为：那些从阿拉伯半岛上迁徙出去的部族，由于他们在灌溉和农业方面的经验得以在两河流域创立起他们伟大的文明，由此先后建立起四个闪族人的帝国：即阿卡德人的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迦勒底—阿拉马帝国。所有这一切都打上了阿拉伯的印迹，因为这些帝国的居民原是从阿拉伯半岛迁徙出来的阿拉伯人。<sup>②</sup> 这些学者还把两河流域的文明认为是阿拉伯文明的第二阶段。

一些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如美国学者杜兰特（Will Durant, 1885 ~ ?）在其名著《文化的故事》一书中就指出：“有资料证明 文化——此处是指种植粮食和饲养家禽、家畜——在没有文字

贾瓦德·阿里博士：《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人》第三版（阿文）第 280 ~ 281 页。

艾哈迈德·苏赛博士：《阿拉伯文化及其发展阶段》（阿文）第 69 页。

同上书，第 131 页。

记载的古代就出现于阿拉伯地区，然后由此成文化三角形传布至两河流域（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埃及。<sup>①</sup>

是否可以把“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人”、“闪族”、“闪族人”等同起来，用前者替代后者？是否要把阿拉伯文化追溯到那么久远？是否把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东岸的古老文明都算作是古老的阿拉伯文明？诸如此类的问题当然都可以研究，可以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阿拉伯文化确实是源远流长；它与古埃及—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地中海东岸—迦南、腓尼基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而这些文明，正是西方文明的滥觞。也就是说，作为阿拉伯人的祖先的古代闪族人，在开创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中是发过光和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功勋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受着这些人类最古老文化的影响而最早昭示于世，并成为西方文化支柱的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也与古代阿拉伯—闪族人有着不解的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讲，《旧约》——《圣经》可以说是古代闪族人各种典籍、文献和各种神话传说、英雄故事、诗歌、格言、散文……等加工、整理而汇成的文集。其编纂者——希伯来—犹太—以色列人则与阿拉伯人是同一祖先、同为闪族、宗族甚近的兄弟，尽管他们长期以来是势不两立打得难解难分的仇敌。倘若抛开民族与宗教的偏见，我们不难发现，《旧约》——《圣经》应是现今的犹太—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的集体创作。恩格斯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我已经完全弄清楚，犹太人的所谓圣书不过是古代阿拉伯的宗教传说和部落传说的记载，只是这些传说由于犹太人和与他们同一族系但从事游牧的邻族早已分离而有了改变。巴勒斯坦在靠阿拉伯的一面完全被沙漠，即贝都英（通常译为贝杜因——引者）人的土地环

绕着，这种情况是叙述独特的原因。但是，古代阿拉伯的碑文、传说和《可兰经》（通常译为《古兰经》——引者），以及一切系谱等等的易于解释，都证明主要内容是关于阿拉伯人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关于一般闪族的就像我们这里的《艾达》和德国的英雄传说一样。”

这里我们只是在为阿拉伯文化寻根，是试图说明阿拉伯文化同世界最古老的尼罗河文化、两河流域文化、地中海东岸（迦南—腓尼基）文化以及犹太教、基督教的渊源，说明阿拉伯文化确实是源远流长的。我们未必完全赞同那种把闪族与阿拉伯民族完全等同起来，从而认为那些文化就是阿拉伯文化构成部分的观点。然而我们同样不能不澄清的是，不少人把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等同起来。由于阿拉伯—伊斯兰学者往往把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历史阶段称为“贾希利叶时代”意即“蒙昧时代”因而在很多人心目中，似乎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真是处于一种野蛮无知的蒙昧状态，没有什么文化可谈。

其实翻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在阿拉伯半岛，就先后出现过许多文明古国：在南部有赛伯邑王国（约公元前 750~前 115 年，即《圣经》中所说的“示巴”）、麦因王国（约公元前 700 年~前 3 世纪）、希木叶尔王国（公元前 115~525 年）；在北部，则有奈伯特国（公元前 6 世纪~105 年）、帕尔米拉国（或称塔德木尔，全盛于公元前 1 世纪~272 年）、希赖国（约公元 240~633 年）和迦萨尼国（约 3 世纪末至 636 年）。这些王国的居民皆属阿拉伯人。他们善于经商、务农，有发达的手工业，有相当高的文化、艺术。至今仍可以在也门地区看到的建于公元前 7 世纪中叶

恩格斯：《1853 年 5 月 26 日左右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 28 卷第 250~251 页）。

的马里卜水坝的遗迹、建于公元 1 世纪的乌木丹王宫的遗迹，现为约旦重要旅游景点的原奈伯特王国首都皮特拉的遗迹、现为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塔德木尔的古迹，以及在半岛各地发掘、发现的大量铭文、钱币和其他文物，都可以证明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古代确曾有过光辉灿烂的文化。这是经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已经证实的，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有些学者将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即把从史前到公元 5 世纪这段时期称为贾希利叶前期；而把公元 5 世纪之后到 622 年伊斯兰教问世这段时间称为贾希利叶后期，一般阿拉伯文学史指的“贾希利叶时期”就是这一时期。这是因为居住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在这一时期才渐渐有了统一标准的阿拉伯语言和文字，并且日臻完美。这种语言和文字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阿拉伯世界各国通用的官方语言。而流传至今的最古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也要追溯到那一时期。

值得提及的是统一、正式的阿拉伯语言与文字的出现为《古兰经》的问世以及伊斯兰教的兴起，从而使阿拉伯人从分散的你争我夺的部落结成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创造了条件。同时，阿拉伯语言和文字在伊斯兰教兴起后，又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最重要的一个载体，是维系阿拉伯世界与穆斯林世界最重要的纽带之一。

伊斯兰教产生以前即贾希利叶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为靠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直到 8 世纪才有人收集、整理、辑录成文。

“诗歌是阿拉伯人的文献”。贾希利叶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些诗歌实际上像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出当时的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诗中还往往不乏诗人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和诗人自然是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列的 7 篇（或 10 篇）《悬诗》及其作者。黑格尔曾把这些《悬诗》称之

为“抒情而兼叙事的英雄诗集”，说诗中“描述所用的语调有时大胆夸张，有时很有节制，平静柔和，所描述的是阿拉伯人还处在异教时期的原始状况，例如部落的光荣，复仇的怒火，爱情，冒险探奇的热望以及欢欣愁苦之类题材都写得很有魄力……这在东方原始生活中是一种真正的诗，其中没有妄诞的幻想，没有散文气味，没有神话，没有牛鬼蛇神之类东方怪物，有的是真实的独立自足的形象，尽管在辞藻比喻方面偶尔有些怪诞和近乎游戏，还是近乎人情的形式完整的”。<sup>①</sup>

自然，当时的诗歌远不止《悬诗》，文学作品也并不限于诗歌，还流传下为数不少的演说词、箴言、格言、成语、故事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及道德观念。贾希利叶时期在阿拉伯历史上是一个文学兴起且繁荣的时期。

贾希利叶时期的文学是伊斯兰教兴起前阿拉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当时口、耳相传的文学作品外，当时多为文盲的阿拉伯游牧民，根据自己的现实生活的经验和需要并向周边民族学习的结果，亦具有了一些原始的朴素的知识 and 科学常识，对诸如宗谱学、历史、气象、辨踪、天文、星相、相马、养马、兽医、医药、圆梦、占卜……都有相当的研究。

## 第二节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

自公元 622 年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伊斯兰文化成为阿拉伯民族的主流文化，形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每种文化的产生都是在本民族旧有文化的基础上对旧有文化进行扬弃，并与外来文化进行撞击、融

合的结果。促使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出现发展高潮，形成兴盛局面的原因，除本身内部因素外，更重要的也是受外部世界、邻近民族、国家、地区文化的影响，与其撞击、融合、交流的结果。两种元素原子的撞击会产生新的物质，两种生物的杂交会产生新的品种，泉流汇合而成大川长江。文化的发展兴盛的道理与此极为相似。古今中外很多的例子，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中国的汉、唐文化，堪称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究其原因，有一点就是中外文化交流很活跃，特别是与印度、中亚的交流。这一切为当时的中国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两种文化的撞击、融会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如战争、侵占、殖民、移民混居、通商贸易、宗教传播、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翻译……等，其过程有时迅疾，与暴力相联系，有一定的强制性；有时则和缓，是和平的、长期的潜移默化。这种撞击的融会往往是授受、取予同时进行，是一种相互交流、互相影响的关系。即一种新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必定会遵循传承—借鉴—创新这一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过程也不例外。

综观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过程，可归纳为三个高潮—三次兴盛：1. 伊斯兰教的兴起，伊斯兰文化的产生（即公元 622 年前后至公元 750 年，被称之为伊斯兰时期），2.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鼎盛时期（公元 750 年 ~ 1258 年，即阿拔斯朝时期），3. 近现代及当代（1798 年 ~ 现在）。

伊斯兰教的兴起在阿拉伯历史上无疑是一件改天换地的重大事件。它是一种宗教的兴起：它使半岛原来拜物教、多神教、多种教的信徒通通皈依真主，改宗伊斯兰教；它是一个民族的兴起：它使半岛上相互劫掠、纷争不休的大小部落统一在阿拉伯民族的大旗之下 同时，它又是一种文化的兴起 是一次文化的转型 它以伊斯兰文化取代了原来的部落文化、游牧文化。

在穆斯林看来，伊斯兰教的产生，是真主降下的启示。《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语，《古兰经》的原型保留在七层天之上，是由天神吉卜利勒（天使迦伯利）依照原型口授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文化的产生自然也是真主启示的结果，是天生的。

但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伊斯兰教的产生、阿拉伯民族的兴起以及伊斯兰文化的兴起，首先有其内因：如尖锐的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贫富悬殊，使人们呼唤平等；各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和常年不断的劫掠、血亲复仇的部落战争使人们呼唤着和平、安定、统一。周边的罗马—拜占廷帝国、波斯帝国，由于半岛的战略价值与经济地位而对半岛的凯觎、争夺、侵略，激起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又由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所在的麦加处于半岛的宗教、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由于以先知穆罕默德所在的古莱氏部落语言为基础的统一阿拉伯语言、文字已经产生，阿拉伯人已在共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他们共有的价值、道德观念。

伊斯兰文化的核心自然是继犹太教、基督教之后的一神教——伊斯兰教。

关于一神教的产生，恩格斯曾作过如下精辟的论述：“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

阿拉伯人从拜物、多神的原始宗教转化为独奉一神的伊斯兰教，同样经历了恩格斯指出的这一过程。早在伊斯兰教产生前，先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58页。

知穆罕默德所属的古莱氏部落已把“安拉”奉为高于其他的主神；此外，半岛的阿拉伯人奉易卜拉欣（亚伯拉罕）为先知的“哈尼夫派”，已有了反对多神崇拜的较模糊的一神论观念，说明当时由多神转化为一个万能神的过程已经开始。

谈起伊斯兰文化兴起与周边其他文化的关系，首先应看到，产生这一文化的阿拉伯半岛处于这样一个位置：通过西奈半岛，西与具有古老的尼罗河文明的埃及相接；隔海湾，东与波斯相邻；北接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巴比伦—亚述文化）和地中海东岸文化（迦南—腓尼基—希伯来文化）的发源地——伊拉克、叙利亚地区——当时还分属于波斯、罗马帝国；南濒印度洋而与印度相望。而且张骞（？～前114年）凿通“西域后，中国亦由“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亦称“海上丝绸之路”）这古代东西交通的两大动脉与阿拉伯相连。由此看来，当时的阿拉伯不是孤立于世界文化之外，而是处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地区文化的包围之中。

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与中国、印度有直接或间接的通商贸易关系，从而也会发生一定的文化影响。如据说先知穆罕默德说过：“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可说明当时中国及其文化在阿拉伯人心目中的地位。《古兰经》的许多词汇源自印度的梵文，阿拉伯古代的一些故事具有印度的印记，亦可证明印度文化对当时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但当时阿拉伯半岛与中、印毕竟相距较远，直接接触较少，影响亦相对少一些。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夕的贾希利叶后期，对阿拉伯文化最大的影响来自罗马和波斯。因为当时阿拉伯是两强——东罗马（拜占廷）和波斯（萨珊王朝）帝国相争之地。当时这两大帝国的文化又远比阿拉伯高，因此，阿拉伯文化在与其撞击和交融过程中，受其较多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

这种撞击和汇合的主要渠道有三：1. 政治接触，2. 宗教影响，3. 商业贸易。

当时东罗马（拜占廷）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为争夺对西亚的霸权，垄断从海湾经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和小亚细亚的商路，处于对峙状态，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他们各自都想避免阿拉伯人的袭击和掳掠，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因此，他们对阿拉伯人实际上采取了“又打又拉、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帮助邻近他们边境的阿拉伯部落定居下来，从事耕种，建成小王国，成为保护他们利益，抵御贝杜因人袭击、掳掠的屏障。位于叙利亚地区在罗马帝国边境的迦萨尼王国和位于幼发拉底河畔波斯边境的希赖王国，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这两个王国可以说分别是罗马、波斯在阿拉伯人中的中介、代理人，是他们的保护国，也是当时阿拉伯与罗马、波斯文化在地球上最集中的撞击点与汇合处。

我们知道，罗马吸收并继承了希腊文化，并于 4 世纪末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它代表了当时西方文化的最高峰。东罗马（拜占廷帝国）版图横跨欧、亚、非三洲，领土以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为中心，包括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作为东罗马（拜占廷）保护国的迦萨尼王国的阿拉伯人，深受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信奉基督教，原是很自然的事。

波斯也是一个文明古国。公元前 5~4 世纪的波斯帝国，其全盛时期的版图曾包括伊朗高原、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印度河流域的西北部、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广大地区；古波斯人很善于吸收被征服地区的先进文化。波斯在东部同印度接壤，又处于“丝绸之路”要冲。因此可以说，当时的波斯与世界最古老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希伯来—犹太、中国、印度文明都有渊源关系，被认为是连接东西方的一座桥梁，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波斯先后兴起的琐罗亚斯德（Zoroaster 约前 628~约前 551）教、摩尼（Mani, 215~约 276）教、玛兹达克（Mazdak, ?~528）教，皆提倡二元论。当时，阿

拉伯的希赖王国既附庸于波斯，那么，波斯的文化、宗教通过希赖王国传到阿拉伯人中间也是很自然的事。还应当看到的是，希腊文化一方面通过东罗马（拜占廷）—迦萨尼王国渗透到阿拉伯人间去，另一方面，也通过波斯—希赖王国渗透到阿拉伯人中去。这是因为波斯萨珊王朝在霍尔木兹一世（Humuz, 272 ~ 273 在位）时代，曾用东罗马的俘虏去建立殖民地，这些东罗马人，有些受过希腊文化的熏陶，颇得波斯人重用。其中不少俘虏定居于希赖，据说，这就是希赖的基督教的来源。当时，希赖王国是相当多的人信奉基督教，希赖国王阿慕尔的母亲杏德曾建“杏德修道院”，另一国王努尔曼三世（an-Numan bn al-Mundhr, 580 ~ 602 在位）也改奉基督教，足见基督教的影响之大。

当时，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除盛行于迦萨尼和希赖两王国外，在希贾兹的瓦迪—古拉谷地也有不少教堂；纳季兰更是基督教徒在阿拉伯最重要的聚居地。公元 525 ~ 575 年，50 年间信奉基督教并与拜占廷结盟同属闪族的埃塞俄比亚，曾长期占领红海沿岸帖哈麦地区，并曾极力推行使也门基督教化的政策，其影响亦不难想象。

除基督教外，我们还应知道，远在伊斯兰教兴起前数百年，犹太教就已经传入阿拉伯半岛，信教的有犹太人，亦有阿拉伯人，他们多聚居于希贾兹地区的太马、海尔巴、法达克绿洲、瓦迪—古拉谷地，特别是叶斯里卜（即麦地那）。也门地区信奉犹太教的也不少。

基督教与犹太教是一脉相承的。在东西方文化在亚历山大城撞击、汇合后，当时的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都曾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再者，无论是犹太教的祭司，还是基督教的牧师，他们都在所在的地区在阿拉伯各个集市上传教布道，讲《圣经》中关于创世、复活、扬善惩恶、因果报应、天堂、地狱以及种种有关宗教的神话传

说，致使他们的教义在阿拉伯人中得到相当的普及。

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贾希利叶时期的著名诗人中，奉犹太教的就有以信义著称的赛缪尔·阿迪雅( as-Samawal bn 'adiya, ? ~ 560)，奉基督教的则有阿迪·宰德( 'adi bn Zayd, ? ~ 约 587)、伍麦叶特·本·艾比·赛勒特( 'umaiyat bn Abi as-Salt, ? ~ 630)等。赛缪尔为守信义，宁肯舍弃儿子也不愿将大诗人乌姆鲁勒·盖斯( umr al-Gays, 500 ~ 540)托其保存的盔甲交出去，可见两人友谊之深。阿迪·宰德居希赖王国，精通波斯语，曾作过波斯国王的翻译和阿拉伯文的秘书。而伍麦叶特则熟谙《圣经》，曾遁世苦修。他在诗中号召人们摒弃拜物、笃信一神，并在诗中描写了天堂、地狱和一些宗教传说、神话故事。有些阿拉伯学者——如埃及著名学者邵基·戴伊夫( Shawgi Dayf, 1910 ~ )——认为这些诗人的诗中有关宗教的内容是后人伪托的。其理由是这些内容是《古兰经》中出现的而《古兰经》是在这些诗人之后产生的他们认为那些诗人当时不可能写出这种诗，是后人抄袭了《古兰经》的内容而伪托的。其实，这种论证并不能令人十分信服。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诗正说明了犹太教、基督教对当时阿拉伯诗歌、文学、文化产生的影响。

更能说明这一影响的则是《古兰经》本身。

《古兰经》中再三强调说它是“一本在穆萨(摩西)之后降示的经典，它能证实以前的天经……”(46:30)<sup>①</sup>，“这不是伪造的训辞，却是证实前经，详解万事，向导信士，并施以慈恩的”。(12:111)“这部《古兰经》不是可以舍真主而伪造的，却是真主降示来证实以前的天经，并详述真主所制定的律例的。”(10:37)这里所说的“天经”正是指犹太教奉行的《旧约》与基督教徒所奉行的《圣经》；

《古兰经》(马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括号内前一数字表示所引经文章数，后一数字表示节数，下同。

所谓“证实”从某种角度看正说明了《古兰经》与《圣经》一脉相承的关系。

此外，在探究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的渊源关系时，我们还应了解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的一些经历：他幼年时就听到了不少有关犹太教和基督教诸先知的传说故事；他在青年时代北去叙利亚地区出游经商过程中，曾结识过基督教的僧侣，同他们探讨过基督教的教义；其妻赫蒂彻的堂兄瓦来盖是个基督教徒，熟谙《圣经》，并将其部分内容译成了阿文；另据阿拔斯朝时期文豪贾希兹 (al-Jahiz, 775 ~ 868) 在其名著《修辞与阐释》一书中指出，穆罕默德曾在著名的欧卡兹集市上听过贾希利叶时期著名的演说家、基督教在纳季兰的主教古斯·本·萨伊戴 (Guss bn Saidah, ? ~ 600) 的布道和演说，并能传述其演说辞……

综上所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作为早在伊斯兰教兴起前阿拉伯原有文化，便是与周边文化，特别是犹太教、基督教文化撞击、融会的结果，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古兰经》的问世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古兰经》经文本身也可证实这种文化的撞击与融会。首先从词汇上可以看出这一点：《古兰经》是以先知穆罕默德所在的古莱氏族语言为标准语的。古莱氏族在麦加，以经商为主。麦加是南北商道的中转站。当时古莱氏族语言由于它所处的地位，确已成为当时阿拉伯半岛诸部落公认的标准共同交际语言。但也正因为商业交往、宗教影响等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古兰经》所采用的阿拉伯语中，除其固有的基本词汇之外，还吸收了不少波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埃塞俄比亚语、阿拉米语、拉丁语乃至印度的梵文等词汇。这些词汇无疑是阿拉伯文化与其他文化长期撞击与融会的结果。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看到《古兰经》所述的历史故事与宗教传说，几乎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内容。如《旧

约》中亚当(阿丹)与夏娃(好娃)<sup>①</sup>挪亚(努哈)方舟、洪水的故事,约瑟(优素福)生平的故事,有关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摩西(穆萨)大卫(达伍德)所罗门(苏莱曼)先知们的故事以及《新约》中的撒迦利亚(宰克里雅)施洗礼的约翰(亚哈雅)耶稣(伊萨)玛利亚(麦尔彦)等的故事在《古兰经》都或详或略地反复提及,有的甚至在不同的 25 章中被提及过 70 次,有的人还被用来作章名。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经》中,有关这些先知的宗教传说故事往往叙述得有头有尾,条理比较清楚,而在《古兰经》中,这些故事多是被用来教诲、训导人们的资料,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往往只是不同的场合零散地提示一下。给人们的印象是,听众(或读者)对这些人物和有关他们的传说故事都比较熟悉。并不识字的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及其他所要宣教的对象对《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的人物故事如此熟悉,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正说明了:如前所述,《圣经》的编纂者们与阿拉伯人同为闪族,有共同的祖先,有一段共同的历史,也就会有一些共同的神话传说;同时也证明了: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与阿拉伯文化长期撞击、融会的结果,使很多阿拉伯人对《圣经》内容已很熟悉。用同样的理由,我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古兰经》与《圣经》中有很多相似的格言、谚语和表达方式,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比缆绳穿过针眼还难”(最早的翻译将“缆绳”误译成“骆驼”,讹传至今);“人人都要尝到死的滋味”等。

美国学者希提曾说:“阿拉伯人的宗教是继犹太教、基督教之后的第三种一神教,也是最后的一种一神教。从历史上来说,这

在外文中,诸如亚当—阿丹、夏娃—好娃等名字皆为一词,在中译《圣经》与《古兰经》中则译名不同,现写《圣经》通用的名字,括号内是《古兰经》中的译名,下同。